

初夏风情

■郭增吉

《历书》有云：“斗指东南，维为立夏，万物至此皆长大，故名立夏也。”二十四节气里，立夏这一天，标志着夏天的正式到来。

宋代诗人赵友直写了一首《立夏》诗：“四时天气促相催，一夜熏风带暑来。陇亩日长蒸翠麦，园林雨过熟黄梅。莺啼春去愁千缕，蝶恋花残恨几回。睡起南窗情思倦，闲看槐荫满亭台。”寥寥几句，写尽了春夏之交的田园风情和伤春思绪。

榆荚柳絮已经飞过，蒲公英的小伞也随风飘远，一片片油菜挂满了翡翠般的荚果，满树槐花开得簇拥如雪。燕子飞来飞去在屋梁上衔泥筑巢，布谷鸟不知疲倦地声声催促着“快快布谷”。春，带着一个小尾巴，慢慢地，一点一点地，终于消失了。

季节就是一位画坛巨擘，蘸一下黄色，又蘸一下绿色，在黄与绿的边缘轻

轻地用水晕染了一下，大地的色彩便有了一条明显的过渡带，似黄似绿，也黄也绿。这正是初夏的奇妙之处，论温度，不冷不热；论天气，不湿不燥；论农事，也是不紧不闲的时候。

谷雨之后，下了一场稀缺如油的透雨，干燥的土地湿润了。人们趁着墒情，在大田块上种了谷子、玉米、棉花、黄豆；小块地、坡地上种上芝麻、花生、高粱。随着气温升高，种子很快生根、发芽、出土，一瓣小叶，两瓣小叶，慢慢地茁壮起来，一棵棵，一行行，绿油油的，点缀在黄土空间。还有人们一瓢水一瓢水插下的红薯秧苗，在微风中轻轻地摇摆，像无数穿着绿衣衫的小娃娃在蹒跚学步。

此前，人们已经把主要的种植活计干完了，立夏后，就是看看哪儿苗不齐，需要补栽、补种。一般来说，只要墒情好，都会出齐苗的。棉花因为幼苗叶片

较大，不容易从土里钻出来。在缺苗的地方，可以补种些绿豆、红小豆等，这些植物不会影响棉花生长。玉米缺苗更好办，看哪儿的苗稠，就用小铲带土挖出来进行移栽，浇上一点水，就成活了。

随着温度不断升高，农作物进入快速生长期，杂草也不甘落后，和庄稼争抢着地盘。人们不失时机地在田间松土、锄草。麦田里，有的在给小麦浇灌浆水，有的在喷洒农药杀虫。时不时会惊起一两只斑斓多彩的雉鸡，“嘎嘎”地唱上两声。

村头池塘边的草丛里，青蛙在此起彼伏地“呱呱”鸣叫，呼朋引伴。听到有人走到跟前了，“扑通扑通”都跳到水里去了，水面泛起层层涟漪。

蜜蜂总是忙忙碌碌的，蝴蝶在草木间翩翩起舞。麦子赶着扬花，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温馨气息。人间，已是五月天。

川汇区诗词学会 春季采风作品选登

朱庄（外一首）

位处沙溪贾鲁阳，
地灵人杰好风光。
适逢盛世家安泰，
寺院钟洪经韵长。

颍河夕照

鸭戏波光里，
鹭飞红日中。
岸边垂钓客，
尽沐顺河风。

（白会民）

谷雨时节邀游拾韵

其一

颍阳堤畔隐新村，
古色古香曾有闻。
钓影频摇如渭水，
华灯辉映似星云。
青砖黛瓦疏竹短，
深巷闲亭老酒醇。
盛世引来风雅客，
推声敲韵弄诗文。

其二

贾鲁运河多渡船，
桨声灯影惹流连。
堤边诚借一方土，
柳下安容半日闲。
石磨声声招远客，
炊烟袅袅起芳滩。
沧桑巨变追忆，
留住乡愁谋大篇。

其三

阡陌郊田莺燕忙，
李桃枝满麦将黄。
波摇柳岸听清籁，
风过竹林纳嫩凉。
船户欣逢吟客，
游人乐享酒茶香。
半酣遥想周家渡，
饮尽乡思留念长。
（薛顺名）

咏周口大闸
(外二首)

一从雄峙大河头，
便锁狂龙在上游。
法可通成天下计，
善之至为众生谋。
长桥得过往来客，
巨闸能调缓急流。
多少浮云游子意，
心中萦系此乡愁。

闸北新村巧遇

几树樱桃沐暖阳，
重重碧叶透红光。
主人恰正心情好，
笑语殷勤劝客尝。

过朱庄

赖有春风化雨功，
小村不与昔时同。
猗猗修竹迎人立，
疑入江南图画中。
（曾广彬）

芍药：叫我“小妖”又如何

■董雪丹 文/图

知道芍药，却是因为牡丹，因为刘禹锡说：“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待到见了芍药，觉得刘禹锡为了夸赞牡丹，真是委屈了芍药，误解了莲花。

且不说莲的多情和深情了，只说芍药的品格。它的确娇媚，媚到可以被人误解为妖媚。可即便媚眼如丝，媚态可掬，却不媚俗，亦无媚骨。那具有媚惑的媚力，是造物主的赐予，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能力。即便是“妖”，它也会将至真至善至美集于一身，透着一种我就是“小妖”，我就是讨人喜欢，你能拿我怎么办的理直气壮。不只是白色，就是红色、紫红色的“小妖”，也透着一种无遮无掩的清，无欺无忌的纯，不管有着怎样的媚态，都难掩骨子里的澄净。

轻轻地喊上一声“芍药”，感觉它的名字就浸染着一种明媚的妖娆。《本草纲目》这样说：“此草花容绰约，故以为名。”民间历来推崇牡丹为“花王”，芍药为“花相”，有点“一花之下，万花之上”的味道。但我觉得，花儿只是它自己，也只会做好它自己，该开时开，该落时落，不会在意是“王”还是“相”。

看见芍药，总会想起《诗经》里就有“维士与女，伊其将谑，赠之以勺药”之句。“勺药”即“芍药”，走过了几千年的光阴，它还在我们的生活里。诗中的情形，也还在：男女相伴在春风里、河水边，高高兴兴地相互戏谑打闹着，互赠芍药表



达自己的心意。有爱情，有花朵，有自然界的春天，也有人生的春天。芍药自古就作为爱情之花，表达着结情之约或是惜别之情。芍药又被称为“将离”“离草”，应该与此有关吧。它的花语也很多情：依依惜别，难舍难分。

想到芍药，总会想起《红楼梦》里那幅特别美的画面：“果见湘云卧于山石僻处一个石凳子上，业经香梦沉酣，四面芍药花飞了一身，满头脸、衣襟上，皆

是红香散乱，手中的扇子在地下，也半被落花埋了，一群蜂蝶闹嚷嚷地围着。她又用鲛帕包了一包芍药花瓣枕着……”因为这画面，总会梦想自己拥有一个小园，一定种上一些芍药。

芍药，这总是与牡丹相提并论的花儿，有一回，我在嘈杂的菜市场一角发现了它。本来应该只是与它擦肩而过的，可是它的主人在吆喝着叫卖，它的身价低得让我怜惜。于是就想，领它走吧，花儿应该是有心的。只要有心，就有尊严。在菜市场，它只能廉价。若现身花店，应该可与牡丹相若。如果在药店，它以另一种身姿出现，也许不美，但也不至于如此卑贱。在化身爱的使者相赠情人时，应该是无价。

有一年春天在党校学习，在学校院子里，邻近周口公园的栅栏边，有一大片芍药。能够天天相见的日子里，无论晴天雨天，我每天都早去一会儿，和它约个会。甚至有时一天会跟花儿见上两次，来时看了，走时再看。想到那一句“年年知为谁生”，就一厢情愿地认定：为我！因为

我见证了一朵又一朵的芍药花开，看着有的像捧着一腔心事，欲说还休，有的像旋舞着的裙，转着转着，就盛开了。不知不觉间，就看到了从含苞到结籽的芍药的一生。

参加了结业典礼之后，我没有急着离开，而是再一次走进我的乐园——那个花草树木的世界，再一次去看看那些陪我走过春天的朋友们，看一看走过绚烂、步入凋零的芍药，看一看“花容绰约”、让人着迷的“小妖”。

离别之际，无端冒出一种感觉：芍药让人想到别离，应该是因为它的零落：每一个花瓣落下来，都会砸在离人的心上。不是因为它不美，而是因为它太美。即便残缺，也美到惊心动魄。这感觉，就像抬头看月，是弯月牙儿，你也不会觉得不美，只是可能会生出对于圆满或者完美的怀想。其实，凋零又何尝不是在通向另一种圆满？

花开就有花落，花落还有籽实。相聚就有别离，别离还有情谊。天地都在循环往复，走过春天，还有夏季……

